



● 作者/Joel Wuthnow ● 譯者/李柏彥 ● 審者/洪琬婷

在擴大競逐領域中捍衛臺灣

Defending Taiwan in an Expanded Competitive Space

取材/2022年第一季聯合部隊季刊(*Joint Force Quarterly*, 1st Quarter/2022)

美國平時應向中共有爭端之鄰國加強軍事合作，使中共分散有限的軍事資源，進而在臺灣問題上分神，亦應針對共軍組織結構不適合大型戰爭的缺陷採取作為，並強化臺灣嚇阻侵略之必要能力。

(Source: USN/ Jason Tarleton)

臺灣的國防局勢一向動盪不安，且隨著中共權力提升而使危險與日俱增。¹ 自1990年代以來，中共端出的經濟誘因始終無法說服臺灣人民接受中共替兩岸關係提出之「一國兩制」模式，而隨著中共近來逐步侵害香港政治自由，此項政策更顯得前景黯淡。為了嚇阻臺灣走向獨立和壓迫臺灣領導人接受北京的方案，共軍已經橫跨臺灣海峽部署重兵，包括600枚以上短程彈道飛彈瞄準這個島嶼。² 臺灣抵抗中共壓力的意志

強弱，部分取決於美國可以有效介入衝突之速度快慢。共軍因此建構長程飛彈和相關支援能力，旨在於這場戰爭之中阻絕美國。

在任何臺海情境當中，中共既有優勢之一即高強度的政治意志；中國共產黨將統一視為「核心利益」，促使其希望按照時間表，於2049中共建政一百週年之前解決這個「問題」。中共亦在局部軍事平衡上享有重量級優勢，壓倒性勝過臺灣這個缺乏外交盟友和資源有限的島嶼。臺灣鄰近



2021年10月17日，2021海上夥伴關係演習於孟加拉灣舉行。當中，美海軍、英國皇家海軍、日本海上自衛隊和皇家澳大利亞海軍艦艇和飛機在卡爾文森號(USS Carl Vinson)、伊麗莎白女王號(HMS Queen Elizabeth)和加賀號(JS Kaga)帶領下變換隊形。(Source: USN/ Haydn N. Smith)

中國大陸且美國須橫跨西太平洋馳援的「殘酷距離」(Tyranny of Distance)更增添防禦難度。

處理這個當頭威脅之方法甚多，但美國應該謹慎以對，考慮轉向在中共居於劣勢的地區來與之競爭。這項競爭戰略的基礎在於不利中共之地緣戰略環境，使其軍隊腹背受敵。在承平時期，美國應該在鄰近中共邊境地區提升中共競爭對手的軍事合作與訓練，讓共軍感到頭疼。這個方法巧妙運用各國所望建構更強的能力抵禦中共壓迫，並且讓中共必須時時提防可能於第二戰場突然降臨之威脅。倘若共軍必須同時應對許多不同挑戰，便會在臺灣問題上分神。

以此競爭戰略觀點來看，在防衛臺灣之層面上應考量以不同選項來抵禦共軍侵犯。中共軍事結

構建立於共軍必須同時在諸多戰場遂行作戰任務的基礎之上。應對此需求，其運用中央集權指管和後勤系統，旨在戰時管制和調動兵力。鎖定那些關鍵節點作為目標可以打亂中共決策，削弱共軍調動兵力之能力，且在主要戰場支持美國和臺灣的行動。為了避免風險驟升，這些行動必須儘可能仰賴非動能手段(Nonkinetic Means)。協防臺灣安全絕非易事，但採行削弱中共在地優勢以及讓共軍屈居下風等行動，將讓事態更趨單純。

新思維看待老問題

當前對於強化臺灣防衛的討論主要聚焦兩大議題。第一個議題是讓臺灣軍力現代化並且提升裝備使之得以抵禦中共侵犯，重點在強化諸如水

雷和岸置機動型反艦飛彈等不對稱作戰武器，給予侵略一記迎頭痛擊。³ 第二個問題即確保美國是否有能力介入，使其「維持防衛能力」以抵禦中共使用武力，而得以落實在《臺灣關係法》下的義務（承認任何軍事介入終將交由政治決定）。⁴ 近幾年來，各軍種紛紛修調作戰概念，使美軍得以在中共反介入/區域拒止的範圍內行動，例如更頻繁使用匿蹤功能艦艇、減少仰賴大型基地、增加在簡易機場起降頻次，以及利用長程無人科技。

這兩大方法目前尚能影響中共高層的看法，而不致對於共軍發起兩棲進犯行動之戰果過於樂觀。然而，當前的防禦弱點是中共已在臺灣海峽建立各種傳統武力優勢；例如，中共已在地區內部署34艘潛艦，相較之下臺灣只有兩艘，因而迫使臺灣須仰賴美國介入，確保臺灣得以對抗封鎖和一波波兩棲登陸與空降作戰攻勢。倘若具有權威性的研析報告指出，戰爭態勢持續顯示美國軍力落後中共，部分是因為中共強勢的反介入能力，加上美軍必須長

途跋涉，這一切將變成一場豪賭。某些介入戰爭的觀點，甚至在想像中對中國大陸施予大規模打擊，但這將會承受中共對美國施予報復反擊之風險，而日本和關島美軍基地都難逃此劫。⁵

考量這些限制，應想方設法將此競爭態勢延伸至中共較不具優勢之場域（反映出1970年代早期美國外交家馬歇爾（Andrew Marshall）率先提出的「競爭戰略」[Competitive Strategies]）。⁶ 2018年《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便採用此項思維，鼓勵美國端出政策「擴大競爭範圍、在我方掌握優勢且對手缺乏力量之處掌握先機與之較量」。⁷ 美國強調指導原則：必須讓對手的決策陷入「種種困境」（Multiple Dilemmas）而更為複雜，使之疲於奔命而無法即時下達動用武力之決心。⁸ 這兩大主旨皆鼓勵美國戰略家發揮創意思考找出對手薄弱之處，同時以更宏觀角度看待美國的相對力量優勢。

共軍的根本困境

競爭戰略的理論基礎在於

中共軍事戰略在資源有限情況下，同時必須準備奪取臺灣以及諸多讓人眼花撩亂之其他需求。⁹ 自從1990年代早期開始，對臺戰爭便是共軍的頭號目標。這帶動了短程彈道飛彈、潛艦和兩棲作戰能力之投資，以及強化過去為南京軍區、現在重整為東部戰區準備奪取岸外島嶼的軍事訓練。1995至1996年臺海危機時美國曾派遣兩艘航艦干涉，美國介入戰爭的可能性促使其大力發展長程反艦飛彈和其他能力，意欲降低自身介入衝突之程度。

然而，共軍無法專心一致地準備同時對臺灣和美國開打。此問題關鍵在於其處於高度不利的地緣戰略環境裡。以中共內部而言，中國大陸西部地區居住著維吾爾族和藏族人，各自擁有獨立的想法。在區域上中共與14個國家接壤，且和另外七個國家有海洋交界，其中如北韓和阿富汗這種不穩定國家，以及和中共有領土爭議的國家，包括日本、印度、菲律賓和越南。¹⁰ 為防衛中共冗長邊境和避免其他國家對其主權提出聲索，已造成中共內部競相爭



2020年12月26日，來自南達科他州艾爾沃斯空軍基地(Ellsworth AFB)第28安全警衛中隊的空軍官兵，於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Anderson AFB)之B-1B型槍騎兵(Lancer)轟炸機滑行跑道上巡邏，支援轟炸特遣部隊執行任務。

(Source: USAF/Tristan Day)

取有限的軍事資源。衡量美軍態勢以及其介入自朝鮮半島到南海一帶之可能，亦意味著共軍必須備便面對在臺灣海峽以外爆發高強度衝突之可能。

從共軍觀點來看，另一個問題是中共的競爭對手(包括反對中共統治之區域和國內勢力)可能利用臺海戰爭挑戰政權或是搶占其領土。中國大陸戰略家便曾經提及戰爭的「連鎖效應」(Chain Reaction)可能會在中國大陸邊境爆發。此種擔憂

由來已久。據說毛澤東本人便曾警告共軍勿忽視主要戰區以外的問題。的確，中國大陸歷史學家亦提到，冷戰時期中共經歷的區域戰爭皆發生於「主要戰略方向」(Main Strategic Direction)以外。¹¹ 套句共軍說法，軍事準備不能過度著眼於主要戰略方向(特別包括東南海岸和臺灣海峽)；他們也必須準備其他戰場的作戰任務。¹²

綜上所述，為滿足這些相互競爭資源目標需求，共軍也必

須打造和登陸作戰較無關的作戰能力，使其資源分散在全國各地(包括將先進戰機和其他現代作戰能力部署於其他地區)，平衡三大海軍艦隊戰力，以及規劃並訓練針對各種突發事件之應處作為。¹³ 對於戰區指揮體系本身(如後段說明)，較適合因應小規模衝突而非對臺作戰這類大規模衝突。共軍人事體制更使問題雪上加霜，其中軍官職涯大部分都停留在單一戰區，因此和經常輪調新任務的

美國軍人相比，他們較無法勝任不同應急作戰任務。

2020年6月，當喜馬拉雅爭議邊境緊張程度升級，便顯露出共軍資源和注意力受到分散的壓力。¹⁴ 此地區是共軍所謂「次要戰略方向」(Secondary Strategic Direction)，相較「主要戰略方向」對中共形成之威脅比較輕微，但仍需要可觀軍力嚇阻並且擊敗對手。為能與印度抗衡並執行其他任務，例如防守中亞邊境和嚇阻少數族群區域發生暴動，共軍部署將近四分之一地面部隊於西部戰區以及西藏和新疆軍區，另有八個「殲擊或強擊航空兵旅」和四個「火箭軍導彈旅」共同執行任務。¹⁵ 這些部隊所受的訓練主要以反恐和高海拔作戰任務為主，旨在培養對抗特定對手作戰能力，與中共對臺灣發動戰爭的作戰形態大不相同。

儘管其他地區可能突然爆發衝突以及共軍力量遭到分散，臺海軍事平衡依然逐漸倒向中共一方。共軍日漸展示能力威嚇臺灣領導人(例如，固定派遣轟-6型轟炸機巡航臺灣周邊)且足以發動一系列跨海作戰，包括

轟炸及封鎖。¹⁶ 此外，北京亦可能在一些情境下，因為自身其他利益而干冒高度風險對臺發動戰爭。例如，臺灣宣布獨立可能讓中共備感國內壓力而採取行動。然而，臺灣領導人一向小心翼翼地避免作出此般挑釁動作，這意味著中共日後發動戰爭的情境，將是仔細評估利害關係後所作出之選擇。¹⁷ 此時競爭戰略將削弱中共戰時調集軍隊之能力，以及讓臺北和華府防衛臺灣的任務變得更為可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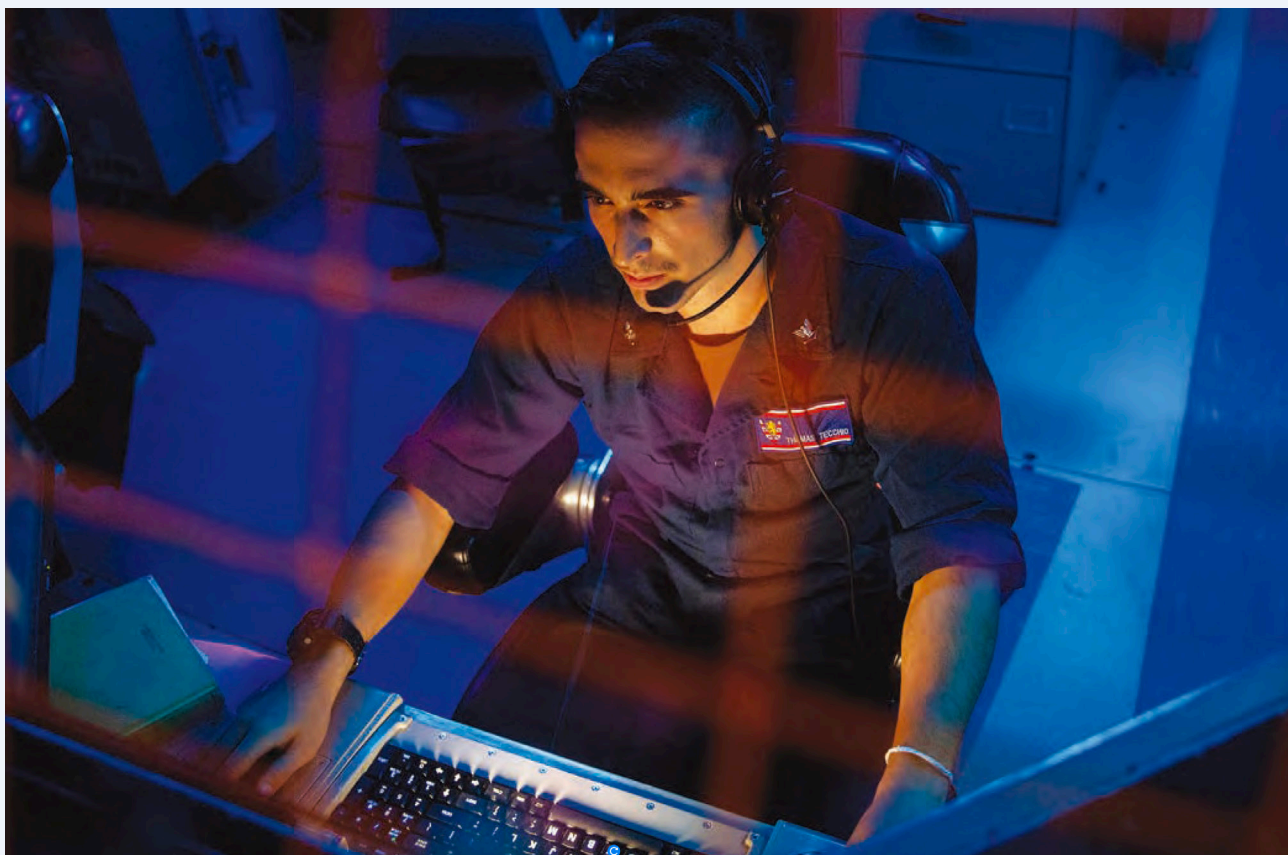
豪豬鏈

中共在規劃兵力時面臨的困境，使吾人可以在北京挑起衝突之際或之前，以不同思維選項看待防衛臺灣問題。美國採用競爭戰略方法，其國防戰略目標應該是在承平時期將共軍在其他戰區所面臨之各種挑戰變得極端棘手，藉此讓中共在臺灣問題上分神。這部分需要美國在中共領土周圍維持強大存在勢力，給予盟邦國防聲援，並且和中共其他對手進行高強度軍事演習。此般行動已成為當前印太戰略的核心，讓中共憂

心遭到圍堵且提升其資源分散至許多戰區之壓力。¹⁸

擴大與其他國家的安全合作可以強化那些效果。套句由貝克利(Michael Beckley)率先提出、默里(William S. Murray)予以補強的說法，美國戰略之明確目標應該是藉由援助其他國家抵禦壓迫所需的軍備，讓中共不勝一群「帶刺豪豬」(Prickly Porcupines)所擾。¹⁹ 提供額外訓練諸如反艦飛彈等先進武器裝備給越南、菲律賓、印尼和馬來西亞各國，有助其維護主權，同時在臺灣海峽以外對中共海軍、陸戰隊和空軍構成更大挑戰。藉由追求各自的目標，這些國家可以在無須積極涉入兩岸問題情況下，間接對防衛臺灣作出貢獻。

以此觀點來看，和遠離中共東南海岸的國家擴大安全合作特別有效。印度便是個經典案例。提升和印度之國防合作一直是近幾任美國政府的目標，近期亦透過全新方案以擴大國防工業合作；批准30億美元軍售，包括防空雷達、MK-54反潛魚雷和魚叉飛彈等重點項目；簽署協議進行軍事情報交換，



2021年9月17日，在臺灣海峽例行巡航當中，美海軍貝瑞號驅逐艦(USS Barry)上的官兵實施雷達戰情值更。

(Source: USN/ Justin Stack)

以及與印度和日本在印度洋舉行聯戰任務演習。在經歷2020年邊境危機之後，持續的軍售和其他援助不僅符合印度對抗中共壓迫之利益，亦有助將共軍資源分散到臺灣海峽之外。

如同馬歇爾曾說明過往應對蘇聯之方式，競爭戰略亦應在目標國家裡的機構單位間見縫插針。與此相關的是，中共傾向儘可能把預算分配給各路

「贏家」，各地共軍彼此爭奪有限資源，且缺乏一套強有力的中央機制裁決官僚體系內之爭端。來自南海小國對手之威脅與日俱增，不僅消耗南部戰區的時間和能力，亦讓此戰區有理由爭奪原應送往東部戰區的資源。例如，美國與印度深化國防合作，便成為西部戰區爭取更多資源的強大理由。

為了減輕臺灣方面的壓力而

供售更多先進武器給中共鄰國，或許無法讓中共打消動用武力的念頭；即便動用武力的決定將使中共承受高度風險且須付出代價，但其在危急狀態下仍會予以採用。然而，這的確促使共軍分散有限資源，對於防衛臺灣終將有所助益。

關鍵目標

在衝突爆發期間，美國戰略

上可以嘗試將競爭態勢轉移到新方向。這種行動典型上被稱為「水平升級」(Horizontal Escalation)，在攸關對手利益的第二戰場發起行動。²⁰ 在臺灣情境下我們不禁想像，美軍可以運用其機動能力來製造問題，讓共軍資源深陷泥沼。然而，開啟第二道戰線有其困難之處，因為印度和其他區域國家無疑將規避這場衝突，另美國領導人考量到區域戰火燎原的代價亦可能避免戰爭擴大。美國國會委任成立的國防戰略委員會(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Commission)便主張，「不論是運用軍事或以其他方式，美國不太可能透過在第二個區域施壓來迫使對手打退堂鼓」。²¹

然而，透過間接方式，中共地緣戰略環境給予了美國其他作戰選項，且無須依賴實兵作戰或徒勞的分散敵兵力手段。其箇中關鍵在於，共軍的組織結構適合消弭許多小規模衝突，而非應對一場大型應急戰事。共軍戰區指揮體系便反映出適合小型突發事件之特性(自2015年底開始，大規模軍事重組取代了先前的軍區建制)。²² 東部戰區缺乏發動戰爭的關鍵能力，其兩棲和空降單位駐紮於鄰近戰區，而且太空和網路作戰資產隸屬於戰略支援部隊。對抗美國介入所需的長程飛彈可能由中央軍委會直接掌控。若戰爭初期不斷遭逢重大損失，前線將領不僅須呼叫援軍，亦須從其他戰區尋求火力和武器裝備支援。

中共戰區的指揮結構，限制意味著若發生這場戰爭將被集中管制，而最有可能是由位於北京的聯合參謀部管制執行。後勤作戰則仰賴武漢的「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掌控軍火庫分配網路。²³ 接著，與其將重心放在臺灣海峽，美國應

該發起作戰行動，切斷對北京管理戰爭至關重要的指揮管制和後勤網路(同時保護可能被共軍鎖定之美國重要網路)。此般作戰行動亦將利用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研析曾指出的共軍潛在軟肋：網路防護，²⁴ 並運用近期建案所籌建之能力，例如美陸軍在多領域任務部隊概念下，為強化網路和電子作戰能力所創建的資訊作戰分隊等。²⁵ 即便共軍可以重新建立那些系統，這個阻斷攻擊可以在無須發動熱戰打擊下，使中共的決策過程受挫並且替美軍介入爭取時間。附帶的益處在於，這個方法利用共軍強調集中管理之組織文化，相對之下，美國是以「任務指揮」(Mission Command)思維授權指揮官在沒有明確上級意圖和密集管控情況下執行被交付之任務目標。

利用中共分歧的軍文關係進行認知作戰亦可以產生效果。在軍事衝突期間，共軍可能主張軍方完全掌控這場衝突，且可以完善保護中共第二戰場之安全。然而，長期認為共軍混淆視聽的文職領導人將對此保證多少感到懷疑。²⁶ 認知作戰可以挑起對共軍能力(例如散發假訊息指出某些關鍵系統脆弱之處)的質疑點，並且在調查這些問題時產生額外拖延效果。這將替美軍創造機會，掌握先機且維持比共軍領導層更快的決策步調。

結論

臺灣直接或間接於區域紛爭受益，例如近期中共與印度的衝突。與其他對手發生衝突之可能迫使中共大幅分散其逐漸緊縮的資源，且促使共軍必須因應各種不同情境施訓，以及獲得相應武器



裝備。此類突發事件亦造成其戰區結構不適合一場大戰。可以利用這些共軍的系統性弱點，將競爭轉移到臺灣海峽以外地區，讓在主要戰區對抗中共作戰行動之任務變得更加可控。利用中共戰略家之憂患意識，美國及其盟邦可以進一步讓中共的資源分配更為分散，同時在衝突發生之際打擊共軍指揮結構中的關鍵網路，削弱其調動部隊能力。為達成上述成果，美軍應謹慎維持對外軍事交流與安全合作關係並有效規劃軍投預算，包括在美軍網路司令部(U.S. Cyber Command)投入更多資源以強化電戰能力。²⁷

然而，採用此法必須牢記一項要點：美國對臺援助重點應置於關鍵領域，例如強化臺灣嚇阻侵略之必要能力。近期美國國會提出亮眼的美臺國防合作計畫，例如高層互訪和機艦中途停靠等，都會激起中國大陸人民怒火且讓臺灣海峽問題白熱化，反而降低中共對喜馬拉雅邊境、東海和朝鮮半島之注意力。這樣的行動儘管立意於嚇阻中共冒進，但實際上只會適得其反。

作者簡介

Joel Wuthnow係美國國防大學中國軍事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Military Affairs)資深研究員。

Reprint from *Joint Force Quarterly*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For a longer version of this assessment, see Joel Wuthnow, *System Overload: Can China's Military Be Distracted in a War Over Taiwan?* China Strategic Perspectives No. 15 (Washington, DC: NDU Press, June 2020), available at <<https://inss.ndu.edu/Media/News/Article/2232448/system-overload-can-chinas-military-be-distracted-in-a-war-over-taiwan/>>.
2.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0*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20), 166.
3. For a summary, see Drew Thompson, "Hope on the Horizon: Taiwan's Radical New Defense Concept," *War on the Rocks*, October 2,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8/10/hope-on-the-horizon-taiwans-radical-new-defense-concept/>>.
4. 《臺灣關係法》明文指出，美國政策是「維持美國的能力，以抵禦可能對臺灣安全或社會經濟體制及人民造成危害之軍事行為或其他形式迫害」。See U.S. Congress, *Taiwan Relations Act*, Public Law 96-8, 22 U.S.C. 3301 et seq., 96th Cong., 1st sess., January 1, 1979, available at <<https://www.ait.org.tw/our-relationship/policy-history/key-u-s-foreign-policy-documents-region/taiwan-relations-act/>>.
5. Kathy Gilsinan, "How the U.S. Could Lose a War with China," *The Atlantic*, July 25,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9/07/china-us-war/594793/>>.
6. Andrew W. Marshall, *Long-Term Competition with the Soviets: A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Analysis*, R-862-PR (Santa Monica, CA: RAND, 1972). For a recent discussion, see Thomas G. Mahnken, ed., *Competitive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7.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4.
8. Terrence J. O'Shaughnessy, Matthew D. Strohmeier, and Christopher D. Forrest, "Strategic Shaping: Expanding the Competitive Space," *Joint Force Quarterly* 90 (3rd Quarter 2018), 10–15.
9. 例如，近年來中共官方公布的國防預算成長幅度已開始趨緩。2020年預算約為1,780億美元，儘管專家認為其實際數字更高一些。美國2020年國防預算約為7,220億美元，用以支持其在全球各項任務。See Yew Lun Tian, "China Defence Spending Rise at

- Three-Decade Low, Still to Grow 6.6%,” Reuters, May 21,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parliament-defence/china-defence-spending-rise-at-three-decade-low-still-to-grow-6-6-idINK-BN22Y081>>.
10. For a broad overview, see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11. 例如，在韓戰期間，主要戰略方向在東南方；1979年邊境戰爭則在北方。
12. Wuthnow, *System Overload*, 8–11.
13. See Andrew Scobell et al., ed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ontingency Planning in China* (Washington, DC: NDU Press, 2015).
14. M. Taylor Fravel, “China’s Sovereignty Obsession,” *Foreign Affairs*, June 26,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0-06-26/chinas-sovereignty-obsession>>.
15. Frank O’Donnell and Alexander K. Bollfrass, *The Strategic Postures of China and India: A Visual Guide* (Cambridge, MA: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rch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strategic-postures-china-and-india-visual-guide>>.
16. Derek Grossman et al., *China’s Long-Range Bomber Flights: Drivers and Implications*, RR-2567-AF (Santa Monica, CA: RAND, 2018).
17. Tsai Ing-wen has lowered the barriers to an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but “strategically left out plebiscites on constitutional change,” including on sovereignty issues. See J. Michael Cole, “Now Is Not the Time for a Referendum of Taiwanese Independen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ruary 19, 2019, available at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now-not-time-referendum-taiwanese-independence-45037>>.
18. Joel Wuthnow, *Just Another Paper Tiger?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INSS Strategic Forum No. 305 (Washington, DC: NDU Press, June 2020).
19. Michael Beckley, “The Emerging Military Balance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2, no. 2 (Fall 2017), 117; William S. Murray, “Revisiting Taiwan’s Defense Strateg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1, no. 3 (Summer 2008), 2–27.
20. Michael Fitzsimmons, “Horizontal Escalation: An Asymmetric Approach to Russian Aggression?”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13, no. 1 (Spring 2019), 95–133.
21. *Providing for the Common Defense: The Assessment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usip.org/sites/default/files/2018-11/providing-for-the-common-defense.pdf>>.
22. See Phillip C. Saunders et al., eds., *Chairman Xi Remakes the PLA: Assessing Chinese Military Reforms* (Washington, DC: NDU Press, 2019).
23. 2020年初，聯勤保障部隊在武漢居中處理共軍新冠肺炎疫情的問題。See Joel Wuthnow, “Responding to the Epidemic in Wuhan: Insights into Chinese Military Logistics,” *China Brief* 20, no. 7 (April 13, 2020), available at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responding-to-the-epidemic-in-wuhan-insights-into-chinese-military-logistics/>>.
24. Eric Heginbotham et al., *The 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 Forces, Geography, and the Evolving Balance of Power 1996–2017* (Santa Monica, CA: RAND, 2015), 266–268.
25. Sean Kimmons, “Army to Build Three Multi-Domain Task Forces Using Lessons from Pilot,” U.S. Indo-Pacific Command, October 15,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pacom.mil/Media/News/News-Article-View/Article/1989387/army-to-build-three-multi-domain-task-forces-using-lessons-from-pilot/>>.
26. On problems i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see Phillip C. Saunders and Joel Wuthnow, “Large and in Charg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Under Xi Jinping,” in *Chairman Xi Remakes the PLA*, Saunders et al., 519–555.
27. Mark Pomerleau, “Does Cyber Command Need More Electronic Warfare Tools?” *Fifth Domain*, May 21,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fifthdomain.com/dod/2019/05/21/does-cyber-command-need-more-electronic-warfare-tools/>>.